

正續通鑑論經世編

武進陳致祥
題簽

和甫

蘇平齋

PDG

通鑑策論經世編卷之二十

柏鄉魏裔介貞庵纂

晉王破梁夾寨兵

後梁太祖開成元年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劄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

按梁使李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李嗣昭在圍中。其勢甚危。晉王遵父遺命。親往解圍。大敗梁兵。晉軍之氣始振。此朱溫所以大驚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也。

晉王拒梁軍於柏鄉

後梁太祖開平三年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番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

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追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縷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酷庸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為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帷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子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按以逸待勞乃兵法之最要用騎與用步又自不同梁兵多而且精晉軍挑之何故不出分道以追至河即退又閉壘不出多造浮橋正欲待晉軍之疲而乘之也晉王但知遠來之宜速戰而不知衆寡之不敵騎兵壓城壘門不得馳騁梁軍若更番迭戰晉與鎮定力必不支此退保高邑誘賊離營非老於兵法者不能知也又按柏鄉之野河今無此名惟高邑涉水夏秋間或流至城下或由城北十五里東流土人謂槐河其實非也但水不甚濶無庸浮橋古今地氣變遷水勢大小有不同耳

晉王大破梁軍於柏鄉

後梁太祖乾化元年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丁亥周德威於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互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鎗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假子也晉王登高邱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

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魏滑之兵陳于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走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賈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朕徒結翻按晉軍退屯高邑。令史建瑋壓梁壘門而詬之。蓋誘之戰也。自己至午。兩軍合戰。德威不肯遽擊者。待其疲也。晡後人馬饑困。皆思退矣。因而以精騎乘之。土崩之勢也。蓋自夾寨之戰。梁軍已奪氣矣。況興無名之師。晉王合三鎮之兵以拒之乎。此一戰也。可以決晉之必興。梁之必滅矣。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義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

有司市王造法物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請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太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太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法物謂傳國之寶

按承業慷慨直諫始終一心不惟唐室之義士亦晉王之忠臣也孰謂宦者之中而有斯人哉若前禮部尚書蘇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口筆聞承業之言亦可以愧死矣

馮道論農民最苦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

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鞭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雖兇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

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按道滑計多智。浮沉取容。人品固不足取。茲錄二段。有關治道。蓋不以人廢言也。

劉智遠舉兵向洛。

後晉高祖天福十二年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追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按是時契丹初去。河北諸鎮多有受其旌節者。兵出井陘。未免迂遠。一有沮滯。軍勢即不振矣。郭威蘇逢吉二策。均為有見。此知遠之所以成功也。然父子相繼四年而滅。其曆促矣。由德薄之故也。

郭威長圍困河中。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

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

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自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鬥好施。屢立大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師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闌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阿等帥之。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鼎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檣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按是時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據長安。王景崇據鳳翔。三叛相連。諸將討之無功。乃以郭威為西面。前招慰安撫使。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將

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三道攻河中。設長圍而守之。不急攻城。多殺士卒。此威之知兵能愛士也。然李思安圍潞州。張敬達圍晉陽。皆欲以持久制之。而李與張皆敗者。則以有援與無援之異耳。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劉審交有仁政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

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邱壟。詔許之。州人與相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大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眾人所能為。但它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按漢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廓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絕。劉審交之卒。汝州之民乞留葬其地。果何以得此於民哉。當五代之時。橫征暴斂。弱肉強食。干戈雲擾。邑里邱墟。為之民者。不啻寄生虎口。乃有良二千石。念其田廬哀其婦子。於催科之中。寓撫字之仁。當戰爭之衝。堅保障之計。所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是以其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觀馮道之言曰。劉君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嗟乎。生民託命。在于二千石。五代之諸州防禦使。曾未足以當漢郡守。然皆

專城分守則其在亦重要。當大亂極弊之時。未嘗無循良之吏。若人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環海之內。極負而至。豈虛語乎。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有天下者。知太守為吏民之本。慎選而委任之。龔黃召杜。可復見於後世也。

罷營田賜民為永業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廢營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閩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為永業。始敢置屋植木。獲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按養兵之法。莫善於府衛。府衛之法既壞。乃有營田。蓋前世屯田多在邊地者。以邊地荒曠。故戍兵佃以為業。中原承平既久。人浮於地。則無隙可屯。唐之末季。屢經喪亂。戶口凋零。府衛之地與民間之地。荒蕪者多。軍食匱乏。故荷戈之夫。授以閒田。妻子家口足任耕芸。又或

募人佃種而收其租有益於軍需大矣。迨其後為兵者不肯為農。不過數丁佔役。長情容奸。飛詭影借。則又不如罷之之為愈也。周太祖罷營田。賜見佃者為永業。又不肯營田。謂利在民。猶在國也。何其見之廣乎。明季衛所法壞。另行召募。然其地亦肥饒。人亦驕悍。豪強兼併。差賦不均。余為御史大夫時。上疏罷令歸民。於是版籍大增。繇役輕減。其不罷者。江南江西有漕運諸省而已。故治貴因時。未可執膠柱鼓瑟之見也。

戒晉王遣令薄葬

後周太祖
顯德元年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連營葬。勿久留宮中。曠中無用石。以覽代之。工人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規。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按劉自諫漢元帝起昌陵疏云。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美且其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宮新年館下。櫟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

至其下矣。其後藏槨為牧兒所燒。何其愚哉。孝文薄葬。不起山墳。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唐之諸陵。未至過侈。然華原賊帥溫韜。暴掠諸縣。十八陵皆被發掘。雖以太宗功德不能免焉。是知多藏金玉。珍玩徒為盜賊之資而已。周太祖非多讀書者。乃能遺令薄葬。是其識見高明。有遠出於尋常者。非其天資之美而能如是乎。可謂五代之賢君也已。

斬樊愛能等以肅軍政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棧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按行軍之法。最重賞罰。是以穰苴斬莊賈。而威伸於燕晉。孫武戮宮嬪。而兵入於楚郢。故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誠以將者三軍之司命。

進退勝敗之間。國之安危攸繫。故不得不嚴也。若法度廢弛。賞罰不明。進則戰死。退則得生。誰肯捐命趨敵者。周世宗與北漢戰於高平。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已潰矣。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矢石以督之。然後士卒死戰。北漢兵大敗。愛能何徽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如此不誅。後何所懲。世宗毅然行之。奇貨之言。尤深中其隱情。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然則軍政賞罰之間。可不務明斷乎哉。

歐陽修論馮道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人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問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上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按鑑稱道。自唐莊宗世始貴顯。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公則謂其無廉恥何也。蓋以恥者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道身為大臣。歷仕五朝八姓。不知忸怩。反述之以為榮。則不愛其身而強顏以欺世。曾婦人之不若也。大約五代否塞。乃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如司空圖彙官居王官谷。被徵入洛。陽為衰野。墜易失儀。遂放還山。此歐公所謂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者歟。如道之所為匪夷匪惠。乃無忌憚之小人耳。若遇聖主正君臣之大義。將何所逃其罪耶。

司馬光論馮道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絰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而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

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讐。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按道刻苦儉約。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之為元老。然迹其所為。不過一鄉愿而已。溫公目之為奸。直窺其隱。而時君不甚鄙夷之者。以其得國多出篡弒。其身不正。故不能正人也。李贄乃謂道能安養斯民。百姓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之之力也。夫五代之時。百姓死於鋒鏑者。不知其幾何矣。道烏能安之哉。小人邪說。不可不辨。

高錫諫世宗親決政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

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

按為政有綱。一綱舉則萬目俱張矣。為政有體。四體振則百骸從之矣。為政如北辰。居所不動而三垣二十八宿無不環拱也。為政如崑崙。其高極大而五嶽萬山皆其支幹也。為政如滄海。百谷朝宗而江淮河濟無不容納也。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唐堯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任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則天無名而時雍風動矣。周公之所以致治者。以其立三公三孤六卿九牧也。推賢讓能而阜成兆民矣。苟不出此而勞神苦形躬親庶務。如秦始皇之衡石程書。隋文帝之衛士傳殮。豈不勤瘁然無益於治。而天下之亂機醞釀隱伏於其中。有待而發何者。細碎襍沓。非經國之遠猷。苛察猜疑。失豁達之大度。上不誠求而下不以誠應也。周世宗裁覽明敏。可謂英主。然政事無大小皆親決。則未免失其所謂綱與體者。非君要臣詳之義也。且兼則易淆。倦則易怠。是即叢脞之漸。高錫進諫。重在用人。視其功過而賞罰之。此治天下之樞要也。與唐太宗之論明察。杜黃裳之論治道。正可互相發明矣。

命將帥選練士卒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

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按兵貴於選，尤貴於練。兵之不選與無兵同，選而不練猶之乎不選也。古人寓兵於農，雖曰兵農合一，然其選練之者固亦有道矣。後世兵與農分，步騎兵丁甲冑衣糧馬匹弓矢火具布幕之類，所費皆不可缺。倘不加選練，其將以賄賂得之者，謂之債帥，剝削營伍，肥其囊橐，市井負販之徒，取數充籍而已。甚而有名無人，臨時債顧，以欺黥閱卒，然有警以之禦敵，鮮有不奔北者。此所謂以卒予敵也。而國亦濟之矣。周世宗謂兵貴精不貴多，農夫百養甲士一，遂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可謂大有為之主矣。而或者曰：「民兵皆可以戰，何必專用召募之衆，不知強弱之形不同，卒伍之用亦異。飢寒之流，攘劫弄兵，即士團義寨，可以防守，勦除尙大敵，巨寇來如風雨，勢若山海，自非統馭得人，操演有素，兵精銳而陣堅厚，未易取勝以安民也。」昔石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余幼丁明季，見